歷史與空間

《紅樓夢》中的「散」

■翁秀美

《紅樓夢》是一部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詩詞曲賦繪畫建築飲食中醫服飾等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無所不包，令人迷醉其中，同時也是一曲水流花落，春去人逝，榮華散盡無處話淒涼的人生哀歌。偉大的作者站在高處，冷眼看着紅塵中這一處詩禮簪纓之族一天天的沒落，隱約地提點：賈府最終會到忽喇喇大廈傾的地步，大觀園中的女兒們也有各種各樣的悲慘結局，曲終人散是必然的歸宿。曹公一支如椽妙筆，寫盡一場場繁華熱鬧，卻時時處處樂中見哀，貫穿其間的始終是一個「散」字。

第十三回，秦可卿給鳳姐托夢，憂慮家族目前赫赫揚揚，萬一哪天樂極悲生，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便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囑她幾法可保永全，又言「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間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後悔無益矣！」提前預警，離「家亡人散各奔騰」的境地不遠了。

這件非常喜事便是元妃省親。為這次省親，賈家傾盡全力精心修築省親別墅。正月十五日一大早，闔府開始靜候，然而皇家規矩，一點錯不得，元春一點一刻晚膳，二點半拜佛，五點後請旨，七點掌燈之時，鳳鑾才進門，然後遊園，親人相見（與父親終不能執手相看淚眼），筵宴，題匾，評詩，聽戲，復遊玩，加賞，丑正三刻，也就是午夜快兩點，淚眼汪汪地回宮，這是極度奢華又極為難得的一聚，更有無言無奈的悲傷，短短幾個小時就散了。當真是「一時的歡樂」。在二十二回的元宵節，娘娘送出燈謎，自己所作的謎底為爆竹，看上去喜慶應節，冥冥中卻應了一響而散之意。

至五十四回，又一個元宵夜，賈家闔府家宴，聽小戲，女先兒說書，王熙鳳湊趣，又擊鼓傳花，好一番熱鬧，末了鳳姐兒說笑話，賣關子耍貧嘴，「一家子也是過正月半，闔家賞燈吃酒，從祖婆婆到重孫子灰孫子，真好熱鬧！」待眾人追問底下時，她笑道：「底下就團團地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散了。」又說了一個聾子放炮仗的故事，沒聽見聲響，就散了。接着以此已四更，提議大家散了罷。一連用了三次「散了」，聽者尚自怔怔，只覺冰冷無味，然沉於樂中者不易有悲，亦不會咀嚼「散了」之深意。

然歷經世事者，如賈母，對於家族的現狀——先前的鼎盛輝煌，而今的內蠹空虛（後來賈璉竟向鴛鴦借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銀傢伙出來當）——心裡明鏡似的，奈何有心無力，只是竭力歡樂着，竭力讓歡樂豐滿滋潤，府中逢到年節、生日、待客、賞花，必有大小飲宴聚會，賈母只要走得動，都會參加，席間笑話酒令聯句助興，一家團圓、兒孫繞膝的喜慶熱鬧令賈母欣慰歡喜，也遮蔽維護着賈府的表面——仍然一如既往的富貴榮耀。

不過也有喜散的，如黛玉。三十一回：端午節，各人坐了一會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她想的也有個道理：「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她反以為悲。她看得透。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及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對此，紅學家蔡義江先生評道，黛玉與寶玉對聚散的喜好，看似截然相反，其實根源是一樣的，都是聚時喜，散時悲；區別只在於對這同一情況的不同態度。

寶玉這種喜聚不喜散的性格，讓襲人利用了一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語」一節，襲人用「如今我要回去了」來勸誡寶玉收心讀書，寶玉當然一一答應，盼襲人長久留下，「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哪裡去就去了。」一股孩童般清純的癡與真，他心實博愛，多情有義，這個富貴閒人在這部以家亡人散為主題的小說裡是那麼格格不入可是又是那麼合理那麼重要。他萬分看重他生命中的清淨之地大觀園，希望在這個水做的女兒國裡終老一生，他可以對她們低聲下氣打恭作揖，只願大家常聚，天長地久。

春到枝頭春漸了。聚的開始與進行，便不可遏止地預示了散的登場。大觀園是一場繁花與女兒的盛筵，花開人來，花謝人去，是很自然的事，再熱鬧的聚會也免不了散場，更留不住漸行漸近的淒清離別。倒是平常日子的畫面那麼鮮活生動，寶玉替射月篦頭，晴雯進來拿錢，嘲笑二人，寶玉平等對待下人，為丫頭端茶倒水都願意，同時也得到她們的真情，寶玉生日，小丫頭也湊了分子，寶玉說：「不該叫她們出錢。」晴雯道：「她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哪怕她偷的呢。」有一群貼心的丫頭，有幾個知心的姐妹，有一個交心的戀人，圍攏着他，聚會吟詩，喝茶下棋，多麼地平靜安穩，這正是寶玉所要的閒淡光陰。

對於離散，連丫頭也看得真真的，小紅和佳蕙閒談時便有提及，「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誰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佳蕙的話令人可歎：「你這話說的極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作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的熬煎。」這便是寶玉的氣息，與痛苦孤獨做着抗爭的努力。

當日，寶玉夢至警幻仙姑處，所翻的十二金釵及副釵判詞，所聽的十二支曲子，已預示了各人將來的命運；曲子收尾「飛鳥各投林」，將離散流落的大悲哀闡釋得更為乾淨徹底。或許，這個於國於家無望的少年公子，心裡也是清亮着的，所以，他是家族子弟中不長進不爭氣的一個，卻是對女兒們極長情極用心極珍惜的一個，也是這方被彌天漫地的悲涼迷霧籠罩着的紅塵濁世、被王國維認為是「人人無法躲避的人生悲劇」中，散發出的一束燦爛光華，偏於微弱卻是溫厚，因為深情而顯壯美。

■《紅樓夢》的聚與散之間 網上圖片

人文世相

亦師亦友 風範永存

——懷念恩師劉存寬教授

■劉蜀永

10月6日清晨，手提電話突然響起，電話中傳來近代史所同事張俊義的聲音：「劉老師昨天下午在協和醫院逝世了。」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靂，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弦。今年暑期回北京度假時，我曾去東廠北巷劉存寬老師家探望他。雖然由於做過大手術和長期患病，面容顯得憔悴，但他精神很好，談笑風生，沒想到他竟這麼快離我們而去了。這些日子我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回憶起與老師相處的點點滴滴時，有時竟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總想寫點文字來紀念他。

存寬老師1928年出生在四川南充，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是我國著名的中外關係史專家和香港史專家。他具有深厚的史學、國學和外語根基，精通英、俄、法三國語言。他1982起從事香港史研究，是內地香港史研究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余繩武老師和他二人主編的學術專著《十九世紀的香港》在香港和內地皆獲得很高的評價。 香港《信報》曾經發表書評，稱讚該書「無一字無來歷」。他對新界歷史有獨到的研究。他根據大量檔案資料編寫而成的《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一書，是研究新界歷史的必讀參考書。他對中國收復香港的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和我合作撰寫的論文＜1949年以前中國政府收復香港的嘗試＞一文發表在了國內權威性的歷史刊物《歷史研究》上。

在提攜後進方面，存寬老師有着長遠的戰略眼光和寬闊的胸襟。1979年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余繩武、劉存寬兩位教授是我的指導教師。在完成《十九世紀的香港》書稿之後，大約是1993年，近代史所香港史課題組決定編寫《二十世紀的香港》（政治篇）一書。按資歷，這本新書應該還是余、劉兩位老師主編。但是為了提攜後進，存寬老師提議由余老師和我兩人擔任主編，他則擔任該書作者之一。該書出版時正值香港回歸前夕，在香港和內地出版了繁體、簡體字兩個版本，其中簡體字版發行了4萬冊，創造了史學專著發行數量的新紀錄，一時間社會上對我這個香港史新丁也就有了更多的認識。

2005年我通過「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來港工作之後，存寬老師仍然十分關心和支持我。2008年，香港地方志辦公室計劃編輯一本有關新界歷史的論文集。我提議存寬老師和劉智鵬博士擔任該書主編。但是為了提攜後進，他婉言謝絕了出任主編的建議，卻欣然同意擔當難度較大的＜英皇制誥＞、＜王室訓令＞和＜駱克先生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等英文文書的全文翻譯工作。他在八十歲高齡精心翻譯的這些重要文書全部收錄在劉智鵬主編的《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一書中，使得該書大為增色。

存寬老師為人耿直，待人寬和、謙和。每當我到他家中做客，無論是談學術問題，還是談論家庭瑣事，他都耐心傾聽，並給出中肯的意見。他身上體現出中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傳統美德，直到晚年仍是如此。談到國家的進步時，他眉飛色舞；談到社會的不正之風時，他深惡痛絕。他多次談到，作為歷史學者，一定要注重史德，實事求是，客觀公正，對社會負責，對歷史負責。老師的學者風範和諄諄教誨，我會永遠銘記在心中。

古今講台

獅子．獅子吼

■吳羊璧

宋代有位陳先生，他的老婆又兇悍又妬忌。這位陳先生宴請客人的時候，席上請了妓女陪席，他那位兇悍善妒的老婆雖然不露面，卻在那隔壁擊壁大呼。不知她呼喊些甚麼，不過一定很有氣勢。蘇東坡以詩開陳先生玩笑：「忽聞河東獅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

這是一個有趣的小故事。但這裡面有一個問題我始終弄不清楚。獅子並不產在中國，但是在中國很有地位。很多場合會見到獅子（石雕），又有「獅子吼」這樣的故事。不知何以有這樣的現象。

在中國許多重要的公眾場合，都會有石獅子雕像。鄉村是這樣，大城市也這樣，香港中環的重要建築物中國銀行，門口不就有兩對石獅子麼。

我回憶幾十年前，在家鄉（不是大城市），也見到有雕琢精緻的石獅子。好像是在祠堂之類的大門口吧。我有時會走近去，看看石獅子，看看石獅子口中的大石球。

小時候對石獅子口中的大石球很感興趣，想伸手進去摸一摸，但又常常不夠勇氣。

我不知道現在的石獅子口中，是不是仍有一團能在獅子口中滾動的大石球，如果仍有，就好了。石獅子口中有個石球，這在雕琢時是要有點巧思。石球要大，又不能讓獅子張開的口大到可以把石球取出來，頂多探手去推一推，摸一摸。我想有這個興趣的人（可能多是小孩子），是不少的，所以那石球給推摸得圓滑了。

我回憶中那鄉間石獅子很可愛，特別是口裡啣着一顆取不出來但能滾動的石球，更是有趣。如果此刻，面前就有這樣一頭石獅子，我也許又會探手去摸一摸那大石球。

獅子的體形很大，長至八九呎。掌有肉塊，行走無聲。這一點很可怕。如果在山林中，無聲無息的，就在你面前出現一頭這樣的大獅子，你說怎麼辦？好在在城市中是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的。我們這裡只有石獅子。我想蘇東坡先生大概也沒有聽過獅子吼的，雖然他寫了獅子吼這樣的詩句。

獅子多產非洲及印度。中國與非洲的來往不頻繁，所見的獅子大概是來自印度吧。

使用香港鈔票的人們，在鈔票上更隨時見到獅子。五百元鈔票上的那一頭獅子，很有氣勢。（我此刻手頭沒有一千元的鈔票，不知一千元鈔票上面的獅子是不是一個樣）。真奇怪，我們原來隨時會接觸到獅子的形象。

獅子和老虎都是巨型的猛獸。老虎看起來凶些，獅子那一身蓬鬆的毛，使牠看起來似乎隨和些，走近去也不那麼可怕。尤其是鈔票上的獅子，自然叫人覺得更可愛了，是不是？

前幾天走在街上，忽然注意到街邊的店子門口，也有石獅子。不大，只有一呎來高。這樣的小小的獅子，更加像可以逗着玩的寵物了。原來我們身邊就是這麼容易見到獅子，隨時可親近獅子。

有一家國貨公司，大門口也陳列着一對獅子。那當然不是只為了美觀好看，應該也是出售的。說不定要好些日子才售出一對，不過可見也會有人來買這樣的石獅子。如果我家有一個大庭園，我想也可能去買一對這樣的石獅子來陳設，走過時摸一摸可親的石獅子。如果陳設的是老虎，也許就不會時時想去摸牠一摸了。

遊蹤

鳳凰的心燈

■吳翼民

都說鳳凰古城的夜色極美，身臨其境乃知其說不謬。

鳳凰夜色之美在於一個「幽」字，寬闊的沱江是那麼幽靜，一彎月子倒影在水底，一二艘遊船慢悠悠地在水面上氽，幾座橫截江面的石板橋上顯現着幽幽的人影，居然還有臨江而浣的洗衣女，偶響起一二聲捶衣聲亦顯得清幽；江兩岸起落有致的房舍都亮着幽幽的燈光，一條條幽深的小巷裡時不時撞見一簇簇夜遊的客人，各種方言的都有，自然也少不了老外；小巷裡多的是店舖和客棧，大多都不張揚，不主動攬客，尤其是客棧，門都敞開着，老闆、老闆娘和夥計們只管圍着火炭盆打麻將，頭也不抬，好一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的幽雅，天其實不冷，鳳凰人真會享受！不過，有一段飯店櫛比的小街就不那麼幽靜了，「嘶嘶」地起着油鍋、「當當」地敲着鑊邊、還有此起彼伏的邀客聲，留意看去，每家飯店門首都羅列着剝洗乾淨的野味——穿山甲、娃娃魚，還有碩大的山鼠，乳豬般大，看了碜人……當然，這一段小街只是鳳凰幽雅主旋律的一曲別奏。

我們漫無目的在江岸邊走着、走着，順着道兒就走到了江上的石板橋上。橋長百米開外，很窄，沒有欄杆，好在江水不深，就少了忌憚，像走平衡木似地往前走去，偏生遇上了對面過來的遊客，只好扁着身體，互讓着交臂而過，遂油然想起了黑羊和白羊過獨木橋的故事，人畢竟是人，在節骨眼上就顯現出了人性。

到江對岸，沿着江邊的城牆慢悠悠行走。城牆顯見是新修的，欲造出些古意，卻弄巧成拙，反而把原來的古意銷蝕了許多，也許江邊原來是有城牆的，年歲久遠而圮坍了，如今為修復古城、發展旅遊而重砌，但終因匠氣太足而成敗筆。鳳凰古城因藏在湘西旮旯而基本保存完好，但不等於沒有敗筆，新修的城牆是其一，還有枕江的房舍，好些都由吊腳樓改成石駁岸了，石駁岸堅固整齊了，但韻味也沒有了，這或許是最大的敗筆，須知，吊腳樓是湘西民居最大的特色啊！換句話說，我們之所以奔鳳凰而來，就為的看吊腳樓，不然，石駁岸在江南水鄉隨處可見，何必千里迢迢走馬行轅到湘西來呢？

沿着城牆走沒多遠，便是一處城門，出城門就是一座廊橋，可以折返到江的彼岸。就在城門洞裡，一群孩子把我們纏上了，先是團團包圍，繼而採取人盯人的戰術，目的一個，就是向我們兜售紙荷花燈。

這是一群十歲上下，不，多數還不到十歲，有的大約才四五歲模樣的孩子，女孩子居多，我們走到哪裡，他們盯到那裡，一個勁纏住你，非要你買下荷花燈不可。這種情狀哪個旅遊景點都有，然以鳳凰為甚。冬夜、冷瑟瑟的冬夜，這些孩子不在家裡享受天倫之樂，而是成群結隊外出做生意，又死乞活賴地盯人纏人，小小年紀，童心盡失，做人的尊嚴盡失！經不住他們的軟磨硬泡，我們中有人買下了他們的荷花燈，確切地說，是買下了他們的童心。為了五塊十塊錢，孩子們把寶貴的童心和做人的尊嚴給出賣了。

既然買了荷花燈，就在沱江裡放了吧，點燃燈心小小的蠟燭，且許個願吧。許個什麼願呢？——願美麗幽靜的鳳凰休被塵世浮囂給腐蝕了，願鳳凰的特色休千篇一律被通用化了去，願鳳凰人，尤其是鳳凰的孩子還能保留住那麼一丁點兒的童心和尊嚴。

滿載着心願的荷花燈在沱江上漂啊漂……

■《鳳凰古城》

畫中有話

■圖、文：張小板

2012諾貝爾獎獲得者 第一期
慶祝中國籍作家莫言獲得2012諾貝爾文學獎；感謝這些在各個領域為了人類進步作出卓越貢獻的人。